李修文：時隔十五年 推出長篇新作《猛虎下山》

◀李修文曾獲魯迅文學獎等多個獎項。 受訪者供圖

2024年5月，魯迅文學獎得主李修文推出他的長篇新作《猛虎下山》。在這部小說中，人變成了猛虎，再來反觀世界，反觀過去的自己。應對命運的遭際，猛獸與「我」，肝膽相照，抵達人生的遼闊之地，正如小說所說「肉骨凡胎，總要活在人間」。

這是時隔十五年，李修文再次推出長篇小說。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，作家往往不只是一個轉述者和還原者，也是問題的處理者，要處理如何活着的話題。而萬物格我，我也格萬物，他對自己的要求是：「在活裏寫，在寫裏活。寫什麼人，就去眼見為實；寫什麼地，就去安營紮寨。」

大公報記者 張帥武漢報道

寫人，眼見為實 寫地，安營紮寨

「拳打腳踢先上台」

李修文的家鄉在湖北荆門鍾祥市，這裏有內地聞名的油菜花海，每年春風吹拂，肥沃原野上一片燦爛的金黃。

「小時候經常有一幕情境，漢江邊上的碼頭有一座戲台，戲台這邊在油菜花當中，唱戲的演員平常都是來做工的，當他們粉條做得差不多了，正好又碰到農閒，就開始演戲。」李修文對大公報記者介紹，家鄉劇團流行一句話，叫作「拳打腳踢先上台」，意即不是一切準備好了方上台，而是總會攜帶着你的殘缺、不滿和一身的毛病，去應對不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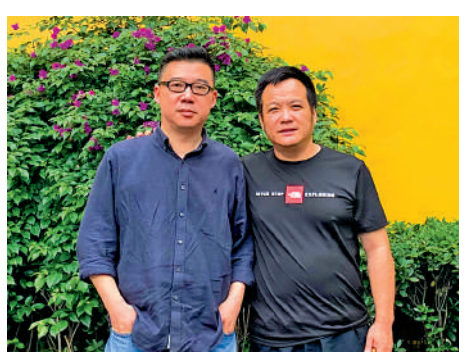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多人老站在田埂上，從來不下田。只有在下場的過程中，才能逐漸建立起生活的底氣。」李修文說，寫作也是一樣，雖然會面臨無數次的失敗，但如果不寫，就永遠無法真正開始，寫作者總是懷抱着缺陷來開始寫作。

回到家鄉，老鄉們經常問是不是自己也可以當作家，李修文的回答都是「當然！」比如，老鄉們在秧田裏被稻草勒傷了之後，有一捆新鮮的稻子又飛在了傷口之上，他們告訴李修文那種火辣辣的疼像「傷口裏頭開出一個新鮮的花朵，要長出一種新鮮的禾苗。」在李修文看來，這些語言特別生動有說服力，能把獨特生命體驗準確表達出來的人都可成為作家。

寧浩：已在籌備改編電影

「我跟修文認識很早，每一部影片的藝術指導都是和修文一起在合作。《猛虎下山》這個故事非常好，我說你得趕緊寫，你寫完我得拍。」導演寧浩和李修文合作多年，他認為《猛虎下山》在文學上已經成立了，接下來要讓文學裏的故事在影像上成立，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已經在籌備中。

有人認為，專業作家做了影視之後文字感覺就不那麼純粹，容易「回不來」。李修文不僅在大學執教，還做編劇，做電影監製、文學策劃，他是寧浩多年的電影合作夥伴，電影《瘋狂的外星人》就是由他擔任監製。「寫小說也好，做編劇也好，我經常需要講故事給別人聽。所以每次寫作，我都特別喜歡把它講出來。我是不害怕講故事的人。」李修文說，作家、編劇、電影監製的角色並不相違背，文學化的電影能讓電影更具美學，而電影作為現代講述故事的手段，也有小說創作應學習的地方。



▲李修文（左）和導演寧浩（右）在成都文殊院前合影。 受訪者供圖

近期，香港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在內地熱映。李修文就此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他已經看了這部影片，越來越多帶有香港類型化特質的電影能同時收穫口碑和票房，說明港產片正在走上適合自己發展的「正道」，這或許也是香港電影應呈現出來的面相。

《猛虎下山》以20世紀90年代末為背景，講述鎮虎山下煉鋼廠改制轉軌的故事。煉鋼廠被收購後，小說主人公、被工友和老婆孩子看不起的中年爐前工劉豐收必然在下崗名單之上。正當他一籌莫展之際，在廠區再現的下山猛虎叫停了廠裏流竄的失業「老虎」。廠長決定重賞招募打虎勇士，報名者可免除下崗。

劉豐收主動請纓，借着酒勁獨自上山「打虎」，結果酒醉一場只留滿身傷痕，為了交差，他以一夜間長出的白髮偽裝成白虎毛髮，謊稱與吊睛白額虎搏鬥了一場。劉豐收成了打虎英雄，廠長賦予他選人組建打虎隊的權力。而隨着時間流逝，「老虎」的存在逐漸受到質疑，劉豐收在對老虎的期盼中日漸瘋魔，幻象叢生。被全廠圍剿的下山猛虎，真相撲朔迷離。

隱喻真實時代事件

人與虎，獵物與狩獵者，雙方從對峙到周旋再到互相吞噬。在絕對的困境當中，在絕對的孤獨面前，人才是世間最大的魅。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稱，《猛虎下山》裏關於猛虎的巨大隱喻，讓他聯想到卡夫卡的小說《變形記》和李安導演的電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，用一個巨大的虛擬結構來講述一個真實的時代事件，是它們的共同點。

李修文對大公報記者介紹，寫《猛虎下山》這部長篇，陸續用了七八年時間。寫作之前，他專門去了貴州的水城鋼鐵廠，這是一家曾為備戰備荒而建設的工廠，過去轟隆作響的車間，現在變成荒草叢生的廢墟。他跟鋼鐵廠的老工人喝酒聊天，酒醉之後，既聽他們吹牛皮，也聽他們講述生命的辛酸苦樂。

到貴州水城鋼鐵廠採訪，李修文每次都會帶一把尺子，精確測量車床到車床之間的距離。之所以這麼做，他說年輕時總以為自己是一個有想像力的人，好像足不出戶也可以靠想像力來寫故事，但是每個作家的氣質不同，對於他，僅憑想像帶不來那種「飛蛾撲火」般的來自真實世界的寫作驅動力。

顧隨先生說，陶淵明之好，好就好在「身經」，意即能自己下手，就絕不旁觀。李修文要求自己的創作就是「身經」，拿出力氣來，用自己的身體去經歷，而不是隔岸觀火，「在活裏寫，在寫裏活。寫什麼人，就去眼見為實；寫什麼地，就去安營紮寨。」

▶《猛虎下山》是李修文的長篇新作。

作家簡介

李修文 湖北鍾祥人，現為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、武漢市文聯主席，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。著有長篇小說《滴淚痣》《捆綁上天堂》及多部中短篇小說集，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東父老》等作品。曾獲魯迅文學獎等多個獎項。

「對我來講，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不能確信寫作到底是否抵近真實，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不足為道，但如果未能抵近真實，會讓我特別沮喪。」李修文稱，作家強調「身經」並不是矯情，而是能夠讓他站在「他們」中間寫作，成為「他們」的一部分，並以心換心，達到某種「通感的看見」。

寫出一個有名有姓的人

《猛虎下山》着墨了諸多勾心鬥角情節與爭奪、暗算、謊言等各種人性中不堪的部分。作者之意並非否定看起來泥沙俱下甚至不潔的人，恰恰相反，他覺得人生如叢林，每一次「猛虎出沒」都是人生的挑戰，那些有些瘋狂的不潔之人，因為要活着，反而在試驗人的邊界，畢竟「肉骨凡胎，總要活在人間」。

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劉豐收的故事，無非是以萬物為猛虎，這樣一個人物身上最讓人觸動的是一種生存的徒勞，許多對生命的熱情都循環往復，最終又歸於竹籃打水。但同時，無論是多麼徒勞，它都構成生存於世的主體，面對每一場具體的戰鬥所付出的心力，以及在其中所受的損耗，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了我們獨特的存在。」在李修文看來，每個人都有必須面對的命運，它來了，你就走不掉，必須面對。而為了活着，猛獸與「我」，肝膽相照，共同抵達人生的遼闊之地。

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「劉豐收」，在採訪中眼見所得的感受，給了李修文強大的敘述動力。他去過許多荒廢的工廠，這些工廠跟內地其他地方反覆經歷的過程差不多，今天改制成這樣，明天改制成那樣，但事實上沒有什麼用，「最終，它們只能偃旗息鼓，而當年絕大部分的工人變成了『失蹤者』，在時代的煙塵籠罩下消失。」

李修文透露，很長時間裏他曾對寫作非常灰心，懷疑自己寫不好眼前見到的生活，沒有能力寫出一個像孫少安、孫少平和福貴這樣在文學中有名有姓的人，所以有很多年沒有發表作品，但實際上還是一直在寫作，包括這部《猛虎下山》，它的出發點還是想寫出一個有名有姓的人。

「當我有機會聽這些被時代煙塵籠罩的『失蹤者』像白髮宮女一樣講述『前朝舊事』，我還是能夠跟他們深深地共情。跟他們深入到一起，你才知道，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各自攜帶着一部部史詩。」李修文說。

▶《山河袈裟》，李修文著，湖南文藝出版社。

◀《捆綁上天堂》，李修文著，上海文藝出版社。

好書同讀 商務印書館4月暢銷書榜（前三）

《詩比歷史更真實？白耀燦歷史戲劇作品集》

本書為資深劇場編劇、導演、演員白耀燦之重要劇本及劇評選輯。上冊收錄劇目《瞿秋白之死》（1995）、《袁崇煥之死》（2001）及《斜路黃花》（2010），由編劇的話、劇本、史事與劇情對照年表、演出資料、劇評及劇照等完整收錄。下冊收錄社區劇場作品《風雨橫斜》獨幕劇（2009）及《戰火梨園》獨幕劇（2010），以及由資深文化人撰寫之作品導讀評論，以他者角度解讀白耀燦之經典作品。

作者 白耀燦
出版時間 2024年3月

《數字資產估值指南》

本書作者創建了一個用於評估不同加密貨幣資產的框架，作者認為，成功的加密貨幣投資是需要一個堅實的基於價值的決策框架，而不是投機，並希望透過本書為這個年輕產業帶來一些指引，有助理解加密資產的估值指標和方法。

作者 HashKey Capital
出版時間 2024年3月

《李鴻章傳》

李鴻章一生功過，毀譽參半；梁啟超以其「歷史研究法」之精義「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，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」為綱領，結合時代背景、世界局勢，將李鴻章與滿清中國命運密切相關的幾個重要階段，分綱提要，條分釐析，論及其為兵家、洋務、應對中日戰爭、為外交家等事。

作者 梁啟超
出版時間 2024年3月